



##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四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

一九八九、九、十

我們前次已經講過三般若裡面的「實相般若」，又「觀照般若」的定義範圍也講過了；今天我要再講「觀照般若」的本質和「實相般若」的關係。就整個佛學的修養來講，般若應該只屬於大乘，小乘應該還沒有完整的般若說法。就天台宗來講，從小乘的「藏教」來看，應該說小乘還沒有般若。但是在學理方面來看，不是斷然把它和般若的關係打斷，為什麼呢？因為般若講的是「緣生性空」，小乘講的是「五蘊非我」，也是講緣生。因為小乘所悟的只是比較淺一點，「五蘊」和合而有的身心，也是從因緣所生；也就是說，我們的身心是由色、受、想、行、識等

五蘊所組合成的，所以沒有一個實在的「我」可得。而大乘的「般若」是進一步的觀智，不僅說我是由色、受、想、行、識組合成的，沒有一個實在的「我」可得，就連色、受、想、行、識等五蘊法，一一都沒有實在的自性可得。其中「色」，是指一切物質，每一個物質的本身也都是眾緣所生，也是屬於空性；其他的受、想、行、識，也同樣是由眾緣所生，也是屬於空性。以這樣來觀察，我們不僅應該沒有「我執」，也應該沒有「法執」，這種觀智來得更徹底！這樣來講，般若沒有離開這個緣生性空的道理。既然講「般若」，而般若若是證悟真理的慧體，這慧體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凡夫的心可不可以叫作慧體呢？我們還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總是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四講……一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                |    |
|----------------|----|
| 一牛三還……………      | 十八 |
| 人生鹹淡兩由之……………   | 十九 |
| 守住心戒……………      | 十九 |
| 去梯之言……………      | 二〇 |
| 花要半開，人要半醉…………… | 二一 |
| 指鬢……………        | 二二 |
| 留一步，讓三分……………   | 二三 |
| 慈悲可以更細緻……………   | 二四 |



「心隨境轉」，我們的慧體被境界所覆蓋住，因此凡夫所有的智慧，還不能叫作「般若」。要達到怎麼樣的觀智，才能叫作「般若」呢？要達到「心不隨境轉」，甚至「心能轉境」、「心能轉心」的地步，了解自己心所生的心相也是如幻如化，能夠這樣迴光返照自己的心相是不實在的，這時內心的慧體就出現了，這慧體就是我們所說的「般若」。般若是人人本具的，它從來沒有減過，只是被無明蓋覆而已！小乘經典常說這慧體被「五陰」所蓋覆。

這樣說來，一方面我們了解什麼是「般若」，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小乘的「我空」和大乘的「法空」，都是從緣生性空的道理衍生出來的。小乘證到自己的身心是由色、受、想、行、識等五蘊和合而有的，所以找不到實在的「我」性而悟道；大、小乘所依的教理都是「眾緣所生法，具有空性的真理」，只不過所證有淺深的不同，證得淺的，叫「我空」；證得深且廣的，叫「法空」。依照這個道理來講，小乘也應當有「觀照般若」才對；如果沒

有「觀照般若」的話，他們怎麼知道「我空」呢？不過小乘的觀照不是大觀照，而是小觀照，所以也能夠獲得自我的解脫。因此我們一說到「觀照般若」，不能不承認小乘的觀智也是「觀照般若」的一種。我們這一次講《心經》，不是對一般大眾說的、結緣式的講法，而是要講得比較精要、精深，也就是要講得更詳細、更高深一些。

我們了解好小乘的觀智也沒有離開「般若」，換句話說，「般若」也包括小乘，而小乘包括在「般若」的哪一方面呢？「般若」的觀照是一切法當體即空，這是它的特殊勝用，好比《心經》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在「即」這個字上，表達「般若」的特殊勝用。阿羅漢證悟「無我」，就是因為觀照到色、受、想、行、識等五蘊組合的身心，才悟到「無我」的真理，這是小乘修證的次第，是有層次、有分析的，所以阿羅漢觀空的智慧有分析空、層次空。這樣看來，小乘觀空的智慧既然是有次第、有層次的，難免變成不是

「離相絕待」的慧觀。比方說，小乘行者悟到身體靠不住，從無常方面看，緣生法在時間上面，是「無常」；一切法都是緣生的，緣生的人事物，一定有生、老、病、死，一定有生、住、異、滅，這就是一種無常性；由無常性悟了空性，所以阿羅漢所悟的空性，也是我們一般人所能了解的空性，這是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他如果了解「我」是由色、受、想、行、識眾緣和合所生的，所以是「無我」，這是在空間上面，是「無我」的空。一個是在時間上面從生到滅「無常」的空，一個是在空間上面「無我」的空；而「般若」的空，是超越於時間和空間的空，它是「當下即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超越於相對的觀念，超越於時間的觀念，超越於空間的觀念，超越於層次，超越於分析。「色即是空」，色的本體當下就住於空性，沒有時間可說；如果還有時間可說，還有生滅等相待的差別相，那還是阿羅漢。也沒分析可說，如果還有分析可說，還有煩惱、涅槃等相待的差別相，那還是

阿羅漢。這個大乘空性的證悟是頓悟，而且是高超的頓悟，是悟到普遍性真理的本體，這種觀照的智慧當然比較廣大、圓滿啦！我們打個比方來講，阿羅漢好比是分期付款，而大般若就是現金交易，沒有分期付款。我們用現在經濟學來講，「觀照般若」的智慧，就是用現金馬上把你的財產買下來，而阿羅漢只買一部分的財產，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一期、一期的付，這是用物質作比喻。其實精神是不能用物質來作比喻的，或許有一部分可以用來作比喻，以幫助我們了解；因此我們不能說阿羅漢不能算是「般若」的一種。

阿羅漢證得無生忍也是證悟，小般若小悟也算是悟。菩薩證無生法忍是「即空即有」的大般若，是大悟徹悟的、是普遍的、廣大的，就在諸法無我、無常方面當體證悟的。因此在「般若」本質的慧觀裡面，第一個不能夠不說小乘「般若」本質。小乘的「觀照般若」是根據小乘佛法的理論來修證的；小乘的理論是「三法印」：一個是「諸行無常」法印、一個是「諸法

無我」法印、一個是「涅槃寂靜」法印；「無常」就是一切事物在時間上面剎那剎那變異的可怕，從生、老、病、死（生住異滅）裡面不斷地變化而歸於空寂；「無我」也是真理，這是在色、受、想、行、識等五蘊分析上而得到空；在古代印度的社會裡，有不平等的「種姓制度」，修行者觀察即使榮華富貴的人，最後也是要死，所以人生終究是「苦」，苦變成是普遍的真理；縱使快樂地享受，最後還是會壞掉了、沒有了，一切苦樂的境界都沒有實在的自性可得，故趣向於「涅槃寂靜」的真理。這是由小乘「三法印」所證得的空性，這也不是一般世間的知識可以悟得到的，也需要內觀的智慧才可以達到。所以一說內觀智慧的「觀照般若」，我們不能不說小乘的本質是「三法印」。

在小乘經典裡面有「五門禪」（註○）的法門。五門禪怎麼修呢？依據偏空的真理發起智慧觀照：第一個觀照人生是「無常」的。第二個觀照人生是「苦」的。第三個觀照人生是「空」的。有生就必定有

滅，既然有生有滅，那麼，生與滅、苦與樂；等一切相對待的境界，都沒有實在的自性，所以是空的；這個空當然是消極空，是生到滅的空。第四個觀照是「無我」的。第五個觀照是「寂滅」的，寂滅的意思是什麼？如果沒有生，就沒有滅，也就是說，如果不生就不會滅；當心性一念不生時，安住在哪裡呢？心念不生、受不生、想不生，就沒有迷惑，沒有迷惑就不會造業，沒有造業就不會受果，所以從心裡上面觀察不生，就可以安住在寂滅的境界！寂滅和滅不一樣，滅是生滅的滅，有生有滅；而「寂滅」是指諸法本來就不生，所以不滅，這樣叫寂滅；所以「五門禪」觀照的內容就是修行的方法。根據《俱舍論》、《大乘義章》和天台宗智者大師的《四教儀》、《四念處》來看，小乘怎麼樣依「三法印」來修觀呢？把它們綜合起來，比方說修「九想觀」，九想觀從哪裡來的？是從「不淨觀」開始修的。

再來講「五停心觀」，五停心就是五種小乘的觀照，也算是般若一個體系：

第一、「不淨觀」：是對治哪一類眾生呢？是對治「多貪欲」的眾生；因為內心貪欲的出現，就有種種相應的妄動。佛陀在世時，有很多弟子身體都很好，年紀都很輕，佛陀就叫他們到屍陀林去靜觀，林中有許多天葬的屍體丟棄在那裡，慢慢的屍身就爛掉了、膨脹了，這時修行者要仔細觀察屍體很髒、很恐怖的變化；當初是觀察外面的屍體腫脹、腐爛，最後成為一副骷髏。後來就返回來觀想自己的身體，觀想自己死了、肚子爛掉了、蟲爬出來了……，如果觀想成就了，內心的欲念慢慢就沒有了。因此，修「不淨觀」，可以消除內心的欲念；如果欲念沒有的話，其他的煩惱、業也就都沒有了，這樣會對人生生起大厭離想。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性向與偏好，有許多人因為身體好，發生種種貪欲愛好。也有許多人因為身體不好，就不會有某方面的貪欲，但他可能貪錢……，所以每個人內心貪的成分不一樣。對於「貪錢」一類的人，可以直接告訴他們應修「無常觀」，錢財可能會被別

人家倒債啊！錢財是五家所共有的，即：國王惡吏一分、盜賊一分、水災一分、火災一分、不肖惡子一分。這樣子他一觀想錢財是無常的，是大家都有份的，隨時可能會丟失掉，就不會那麼貪著了。既然人生這樣無常，擁有那麼多的錢，不如回饋社會大眾，來得比較有價值！所以，對於貪著錢財的眾生，應該修「無常觀」。「五停心觀」這種修法，固然也是源於無常、苦、空、無我發展下來的一種觀照，也是一種小乘的觀照般若，目的還是對治眾生不同的根機，它是應根機而施設的小乘觀照般若。

第二、「慈悲觀」：是對治哪一類眾生呢？對治內心「多瞋心」的眾生。愛發脾氣的人就讓他常常生起慈悲心；慈悲心就是要要有慈愛的心、同情心，如果有慈愛心、同情心，才能消除內心的瞋心。那要怎樣生起慈悲心呢？把自己觀想成他人的父母，這是作同情的觀想。「慈悲觀」的範圍很大，如果能經常持慈悲心，瞋心就會滅下去！換句話說，這是根據「無我」

的道理來修觀的。如果我們內心有我執，就不能慈悲對待他人了；因為我們想要證得「無我」的真理，獲得解脫，我們才需要修「慈悲觀」。如果我們的內心已經「無我」了，但眾生內心還是有我，所以他們內心仍有煩惱，因此我們更應該慈悲地對待。

第三、「因緣觀」：因緣觀也是根據「無我」的道理生起的「觀照般若」。對哪一類的眾生，要教他們修「因緣觀」呢？對內心「多愚癡」的眾生！這裡所謂的「愚癡」，不一定是傻瓜，也不是台語的「憨」，而是指那些還沒有悟到佛法道理的人，我們需要跟他們講世間上的萬法都是從「因多緣而生」的道理，所以對於諸法不要執著。這樣讓他們了解「緣生性空」的道理之後，還要教他們不要以為人與萬事萬物都是神造作的，也不要說人生是閻羅王給我安排的，也不要說人生是王母娘娘給我安排、早已經註定好了的。千萬不要認為「人還沒有生，死已經就安排好了！」「註生娘娘啦！未註生，先註死啦！」：

這些觀念都是不對的！我們人是從眾因多緣和合而有的，過去世造作許多業，業也是由許多因緣條件來的，有這些環境，還有許多心理因素，……這些都是因緣條件；造業之後，必然會感召相應的果報身。認識「因緣觀」之後，我們就能夠知道宇宙萬有的道理，智慧就開明了。修「因緣觀」有一個好處，知道一切諸法都是由眾因多緣和合而生，我們就不會堅固地執著它，慢慢就體悟「無我」的道理。所以，修「因緣觀」，會讓我們證到「無我」的真理。

第四、「念佛觀」：最原始的五停心觀並沒有「念佛觀」，念佛觀是以後大乘佛法才有的；最原始叫「界分別觀」。「因緣觀」是讓我們去體悟諸法空性的道理；但是要我們用習慣性的思维去了解空性的道理比較難。如果把它縮小一點，也是針對眾生的根機，對於那些智慧根基不夠的一類眾生，就要用「界分別觀」。比方說，我們有這個身體，如果眼睛不好，近視眼二千度就幾乎看不到了，離開眼睛的視

界，我們的世界就缺少了好多的色彩，甚至變得一片漆黑。如果我們老了，耳朵背了或聾了，我們的耳朵世界就缺少好多的聲音，甚至變得一片可怕的寂靜。從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方面，讓我們認為這世界是存在的；或是從色、聲、香、味、觸、法等六塵，讓我們認為這世界是實在的；或是從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界，來分別一下這世界的相狀。這六根、六塵、六識，合稱「十八界」。好比，某人晚上去卡拉OK店，又唱歌、又跳舞很享受，身根很舒服，耳根很舒服、意根很舒服、意識也很舒服，這樣通宵達旦慶祝耶誕節的結果，第二天身體就感覺累死了；即使我們再怎麼年輕，也一樣會感覺很累，這時候我們不妨想想看，真正的快樂在哪裡呢？這樣一分析，快樂就沒有了。所以「界分別觀」，也是對智慧不夠的眾生而立的，它也是根據「無我」的道理來作一種「觀照般若」，是比較淺的小觀照。

第五、「數息觀」：那麼對治內心「散

亂」的眾生，應當修習什麼法門呢？應修「數息觀」。因為凡夫的內心，總是散亂不定。「內心散亂」的情況有二種：①一種是身體太好了，坐不住；因為身體太好的人，叫他在這裡端坐幾點鐘，他認為比坐監牢還要痛苦；②另一種人身體並不

好，很虛弱，但是他也坐不住，他怕寂寞，要求他坐在這裡用功，也是很難！但是無論身體好的人，或是身體不好的人，都可以坐在這裡，他不要管身體坐得住坐不住，也不要管心裡面想東想西，單單數自己的呼吸就好了，從一到數十，還是從一數到一百，作「數息觀」，慢慢地數自己的呼吸，數好了，精神就安定下來了，內心感覺很平靜、很舒服，可以得到安定的心理狀態；就這一種觀法來說，這是暫時的。等於進一步從數息裡面，由平靜穩定的心理狀態體會到涅槃的快樂，那麼這個「數息觀」讓他初步享受到內心平衡、寂靜的一種愉快，觀法本身的教理也是從無常、無我、苦、空、涅槃寂靜而來的。

我們說到這裡為止，因為一說到「五

停心觀」，有許多地方說得不太一樣，比方說剛剛所講的內容是依據《大乘義章》來講的；而《俱舍論》所講的，也是「不淨、慈悲、緣起、六界、持息」。不同說法的是天台宗《四教儀》裡面所講，它把「數息觀」擺前面，「不淨觀」、「慈悲觀」、「因緣觀」、「界分別觀」擺後面，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天台宗認為「數息觀」是禪定的入手處，這是智者大師一種獨到的看法，他認為如果我們真正想要起「觀照般若」的話，內心一定要先安定下來，必須先從「數息觀」開始，是最好的入手處。所以天台宗教我們靜坐法時，就認為用「數息觀」，或是「六妙門」(註②)；也就是在這裡，專心數呼吸的時候，精神就會集中，內心就會平衡穩定。所以「數息觀」是進入般若方便門中的方便門，所以把它擺前面；第二個應該是「不淨觀」。天台宗認為「數息觀」最淺，「不淨觀」是第二淺；第三是「慈悲觀」，用慈悲觀來消滅我們內心的貪、瞋、癡，這個比不淨觀要高明，就是說已懂得用平等心、同情心

來對待他人，這很不容易！「不淨觀」主要是為自己，「數息觀」也是為自己；另一方面「不淨觀」是根據苦、空的思想，「數息觀」當然也是根據無常的思想、有涅槃寂靜的思想在裡面。至於「慈悲觀」，就必須要有無我的修養，才能有同情別人的平等思想；在層次上，顯得要高一點，但是都還沒有到達「三法印」真理的本身。所以，比較高層次一點的修習，天台宗就告訴我們要修第四「因緣觀」；一說到因緣，就相當於直接說真理了。如果體悟到眾因多緣的話，我們就不會愚癡地執著一神論、多神論等邪說，就能夠證實宇宙本體論的這一種觀點。從因緣論裡面得到「無我」，這個就是解脫的正方便。為什麼說第五「界分別觀」反而比較高？佛法將宇宙身心萬有分成十八界，也就是說分成六根、六塵、六識來演繹它。這是天台宗相反的一種說法，把「數息觀」擺在最前面的原因。

有些地方，像天台宗《析玄記》說，就大多數眾生來講，內心還是貪欲的成份

比較多，既然內心貪欲多，就應該一開始就教他修「不淨觀」。所以有許多大善知識，如果有年紀輕的學佛者請求開示時，就會告訴他們要修「不淨觀」；觀想屍體放在那裡，兩三天後膨脹起來，慢慢地腐爛掉，一隻隻的蛆蟲爬出來，膿血屍水都跑出了，空氣中彌漫著屍臭味，慢慢的肉都腐蝕掉了，被蛆蟲吃光了，膿血屍水也沒有了，只剩下全身的骷髏，再慢慢的觀想骨頭變得好白，這就是白骨觀，從九想觀到白骨觀，認為這是去除貪欲最好的方法。

對大多數年輕、多貪的眾生來說，小乘的智慧觀從這個「不淨觀」開始；有了這個基礎，還要再進一步告訴他修「慈悲觀」。雖然懂得觀自己是不淨的，但是對待別人卻要想他不懂得不淨觀，所以要對他生起同情心、慈悲心。再者，懂得慈悲觀還不夠，還需要真正了解「因緣觀」。智者大師認為初學者就修「因緣觀」可能沒有資格，因為他們都被自己的身體捆住了，所以才建議要由「不淨觀」開始修，

修到一段期間以後，你才修「因緣觀」。因為世界這麼廣大，一切萬法有這麼多，這個也因緣觀、那個也因緣觀，就會覺得很累人，所以他有第四種觀法，就是「析界觀」（界分別觀）；分析十八界，就在我自己的身體上面來分析比較好，有個歸納的地方。不然我們每天從早到晚、時時刻刻都在修「因緣觀」，好比喝茶時，就觀茶杯是因緣觀、觀茶壺是因緣觀、觀煮飯是因緣觀，每一個觀的都是枝末的，而且宇宙人生萬法何其多！裡面多得怎麼觀也觀不完！我們如果將它收束在自己的身體裡面，我們的身心離不開六根、六塵、六識，用這樣來作「界分別觀」就簡單多了。所以第四個「界分別觀」比較能夠掌握到主體。這些觀如果都派不上用場，最後就用「數息觀」，這個是天台宗發展的結果。

在我們的看法來講，「五停心觀」重在止觀方面的「止」，也就是停止散亂心，讓我們的心安定。「不淨觀」是讓我們的心貪欲心安定；「慈悲觀」是讓我們的心

心安定；「因緣觀」是讓我們愚癡心安定，「界分別觀」也是讓我們愚癡心安定，「數息觀」是讓我們的心散亂心安定。所以五停心觀屬於「止」的方面比較多！但是如果真正根據三法印發展出來，變成一種小乘般若慧觀的話，還是「四念處觀」。「四念處」的名相與解釋，過去我們在講「三十七道品」時都已經說了。「四念處」，第一個要念身體，第二個要念感受，第三個要念我們的心，第四個要念諸法、一切萬法。大家常常聽我說，怎麼觀身體呢？

第一要「觀身體不淨」，這不只有止妄念，而是觀得很清楚。很明顯的，四念處是偏於觀照，不是單單止，單單止欲望不行，欲望有沒有不管它，就觀這個身體死掉一個禮拜，一天一天慢慢臭了、爛了，自己對自己觀察得很清楚，看得過程中可怕的腫脹爛壞、五顏六色，這樣慢慢觀得很清楚，觀身體不淨，觀想成就是可以得到解脫的，起碼我們對自己的身體不會發生貪著留戀，這就是小乘為什麼可以得到「無我」解脫的原因。

第二要「觀受是苦」，好比今天吃了美食，享受得很快樂，認為享受是實在的，什麼時候再來享受一下，這就沒有辦法解脫了。所以要我們修「觀受是苦」；所有身體的享受，每一種享受的事情多享受一下，享受就變調了！好比吃了很多美食，再多吃一些，再享受一下，這下子肚子就太脹了，最後就變成痛苦。所有的享受都有幾種苦在裡面：一種是太累是苦，太飽也是苦，身體逐漸壞掉不能享受也是苦，享受到最後享受不到的時候，就會發現享受有這麼多的苦隱藏在裡面，它原來也是空無自性的。受，我們知道有樂受、苦受、有不苦不樂的捨受。樂受只有一段時間，不是常常都樂，往往樂極生悲，經常是這樣的，所以要我們觀受的結果是如何？是苦！多享受了以後又如何？必定是苦！所以古人對於快樂的享受，認為應當「淺嘗則止」，就是說無論什麼事物或情境讓人很快樂，小嚐一下或到那兒稍待一會兒就走了，為什麼？因為再耗下去的話就變成是苦受了。我們如果保持冷靜思

惟的話，最好小嚐一下或到那兒稍待一會兒就走，保持好印象，再享受下去的話，壞印象都跑出來了，為什麼？因為它經不得時間的考驗。所以受裡面有無常感在裡面，有無常的法印在裡面。這樣，觀察我們所認為的享「受」，是受無常所支配的，享受太多了反而受不了。享受的感覺很快就過去了，這種變化也讓人受不了！我們習慣寂寞的人，如果今天有一個聚會，應當是非常快樂的事情，可是想想：快樂聚會這件事上，多聚會幾小時，剛開始大家談得很快樂，如果再多談談幾個小時，可能彼此就有見解上的磨擦與不合，就可能發生其他不愉快的問題出來，變成「有會皆苦」，變成「有受皆苦」！這是從無常的觀點去看待它，或從苦的觀點去看待它，這些觀點當然離開大般若還很遙遠，但是以小般若來說，它也是可以得到少分的解脫！如果我們能夠常對生活中的事物作觀的話，起碼會對身體或精神上享受的思想平淡很多。

### 第三要我們修「觀心無常」：有許多

人說，我不生活在身體上面，也不生活在感受上面，我生活在自己內心的思想裡，我認為快樂就是快樂，我認為痛苦就是痛苦。我這樣生活在我內心裡面好不好呢？好啊！生活在內心裡面的情況如何呢？我們的內心是千變萬化的，前一刻的思想和後一刻的思想都不一樣，所以我們要修「觀心無常」。心是千變萬化的，它的感情執著靠得住嗎？靠不住！前面一個感情念頭認為很快樂，後面一個感情念頭忽然間一變，就變成痛苦了，所以心是無常的，因此我們的妄想心也靠不住。這個「四念處」主要注重在「觀察」方面；前面說的「五停心觀」，雖然說是「觀」，其實它是「止」的方面多。這裡「四念處」，雖然說是「處」，其實它是「觀」的方面多。

### 第四要修「觀法無我」：有許多人講，

我心也沒有問題、感受也沒有問題、身體也沒有問題，我生活的環境太快樂，這裡也快樂、那裡也快樂，我是當國王、我是太子，……。我所接觸的都是快樂的，聽的也是快樂的、好聽的話，……。世間哪裡有

什麼苦呢？所以佛法要我們修「觀法無我」。「法」，包括環境，也包括種種條件，它和我們有什麼關係？沒有。環境快樂不等於我快樂，條件快樂也不等於我快樂。換句話說，我們這樣來看：所有快樂的存在都是由許多條件而成立的，每一條件都是沒有實在的自性可得，所以哪裡有一個不變的「我」性可得？這個地方有兩種說法：一個是「總相觀」，一個是「別相觀」。好比剛剛我們一個一個解釋「四念處」，這種觀法叫作「別相觀」；如果是「總相觀」的話，比方說「觀法無我」，諸法怎麼樣無我呢？諸法在身體裡面是不淨的，在感受裡面是苦的，在心裡面是無常的，所以「我」——以身體這個法來說是「無我」，這是「總相觀」，一個觀裡面能夠把四種觀總合起來，這個就是「總相觀」。

無論是小乘或大乘，學佛之後，一般人就是說「修行」，怎麼修行呢？修習小乘，就一定要懂得三法印，不懂得觀三法印，就是不懂得修行。佛教所謂的「修」就是懂得「觀照般若」，觀照般若就是一

切佛法的法門，修行的祕鑰，佛教徒的精神生活就是在這個地方。這裡我們先講的是小乘佛教徒觀想方法；至於大乘佛教徒所要修行的「觀照般若」是真正講大觀照般若，大觀照般若產生於什麼教理呢？產生於「一實相法印」的教理。一實相法印是什麼呢？是有相還是無相呢？是無相。「無相」是指的什麼呢？是指緣生的諸法都是性空的「無相」，這個無相就是性空，而性空在哪裡呢？就在一切緣生法當中，所以說無相的空性就在一切緣生法當中，所以叫「無不相」。一切法無不在實相當中。所有緣生的諸法，沒有一個不具足空性，而空性就在一切緣生的諸法當中，這叫「無相無不相」，這個是「一實相法印」的真理。根據「一實相法印」的真理而發起大乘佛法的空觀，空觀不僅是無我觀，最淺的方面屬於無我的「我空」觀，深的方面叫做「法空」觀；因為他連眾多的因緣條件都觀空，不僅是假的相觀空，假相裡面所發生的關係、條件也觀空，這是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菩薩不

僅觀空，連起觀空的能觀之心認為也是空，所以菩薩沒有法執；連能照本身的觀照也是眾緣所生，也是屬於空性，所以觀智更徹底。

這種說法在「法相唯識學」裡面就有「生空真如」和「法空真如」。「法空真如」就是說大乘「一實相法印」的道理，在什麼地方可以展現出來？在《大般若經》就充分展現出來了。我們以這種「觀照般若」來觀照：一切世間皆眾因多緣和合而生，眾因多緣而生的世間法，它的本性是什麼？是無自性的空性。這種觀法叫作「空觀」，空觀裡面有沒有能觀的「我」呢？當然是「無我」。有沒有所觀的「法」呢？也沒有「法」。因為每一個條件也是由眾緣所生。再看我們能觀空的心是不是由許多條件所生的呢？也是！所以能觀空的心也是眾因多緣而生，這觀照得很徹底，所以天台宗講圓教「一心三觀」時，講觀「空」時，「一空一切空，無假無中無不空」，這個我以前在講天台宗的「三止」、「三觀」時，曾講過；「三觀」就是

這樣修觀的。智者大師是根據《中觀論》而立的觀法，《中觀論》就是《大般若經》的般若空觀。但是觀「空」之後還要觀「假」，請問，一切空性有沒有離開假相？沒有。所以，不應該觀空時，把一切假相都搞沒有了，破壞了一切假相，如果我們破壞了一切假相的話，怎麼在世間生活或度眾生呢？如果破壞了一切假相，這種空觀最多只能夠證得「生空」而已，還不能夠證得「法空」，因為無量無邊空性是在哪裡呢？就在無量無邊的假有裡面。所以觀空之後，還要進一步觀假有；假有都有存在的相，我們不能否認。以佛法來說，眾生的貪、瞋、癡是不應該存在的，但是，度眾生貪、瞋、癡的假有佛法，應該要存在才能度眾生；如果沒有假有的佛法，如何度眾生？眾生怎麼生起信解行證？所以如果只說一切法都是空性的話，根本就沒有辦法度眾生！我們要知道，空性沒有離開一切假有，也沒有離開一切眾生，更沒有離開一切宇宙萬法。因此，我們必須先立一切方便，用種種善巧方便才有可能

度眾生；因為善巧方便沒有離開空性，一切假有也沒有離開空性。所以，菩薩需要證到廣大空性，需要用方便假來度眾生。這樣說來，三賢位的權教菩薩比證得偏空的阿羅漢要高明，因為其般若妙智裡面有作一切法的假觀，因此只證得因緣所生法即是空性的（偏空）阿羅漢，這樣還不夠。但是菩薩如果能從空性出來，又取著於假，這樣也還不夠。那應該怎麼樣呢？空性就包括一切假有，一切假有都具足空性；要到達沒有空的執著，也沒有假的執著，這中間假立一個「中」，方便稱它為究竟，這就叫中觀或中諦，這樣起三觀。

在天臺宗來講，根據一實相法印，修「三觀」以前，要先修「三止」。三止是什麼？第一個叫做「體真止」，體是身體的體，真是真理的真，止就是止觀的止。「體真止」的意思是怎麼樣？就是我們體會萬法都是眾緣所生的，它所住的真理在哪裡？就住在空性裡面，我體會萬法都住在空性裡面，我的心理也要住在萬法的空性裡面，那麼，所有妄想都沒有了，其他

雜念也都停止了，這種止叫「體真止」，所以要修「三觀」之前，要先懂得「體真止」。但是只有修「體真止」，觀慧不能進步啊！一天到晚住在空性裡面，這樣和阿羅漢都住在空性裡面，只稍微有一點不同；阿羅漢是住「無我」空性，權教菩薩的心則是安住於廣大空性，卻變成不度眾生的菩薩，這樣不行，所以要再進步才行！

第二個叫做「方便隨緣止」，菩薩要再進步是為什麼呢？因為空性沒有離開一切緣生的結果；換句話說，因為緣生才有許多眾生，菩薩才能方便隨緣度生。這樣菩薩才能夠住於方便假的安立施設中；知道一切萬法假有的存在，乃是住在無實在自性的空性理體之中，這叫「方便隨緣止」，它的意思總講一句，也叫做「繫緣守境止」。前面那個空性在哪裡？所謂「知空非空」，也就是知道空性就在一切假有上面，所以不是空；既然空性就在一切假有上面，但是它還有假有的幻化相存在。既然有幻化的存在，我們知道空性就

在幻化的緣生上面，就隨幻化的假有，而度眾生。我們不執著空性的真理，認為還有幻化的存在，我們的心就停止在這個程度，我們的定就是定在「方便隨緣止」裡面。這個菩薩的修為要比前面「體真止」的菩薩更進步、更偉大；但是如果我們要成為大菩薩的話，單單修這兩個止是不夠的，一定要離開「空」一邊的執著，還要離開「虛幻假有」一邊的執著，所以再修第三個止，叫做「息二邊分別止」。把「兩邊」都息下來，把「空」的一邊分別息下來，把「有」的一邊分別也息下來。怎麼說呢？當初偏於「空」的一邊執著是空執，以後偏於「幻有」一邊的執著是有執（法執），還是幻執。這和凡夫的有執不一樣，這是比較高深的有執；要想離開這空、有兩邊，那應該怎麼辦呢？怎麼個離開法執呢？要知道這種空還不是真空，所謂「真空不空」。對假有要怎麼看呢？所謂「假有非有」。一方面知道「假有非有」，所以不著「有執」，另一方面知道「真空不空」，所以不著「空執」；就在假有裡面

證得空，在空裡面證得假有，這樣「空有不二」都證到了，這一個就叫「中道止」，這是屬於內心的止，是般若的一個暫時現象；般若的觀照究竟是畢竟空，一空到底。

天台宗所謂「三觀」，就是空觀、假觀、中觀，前面所講的止，等於空觀的止、假觀的止、中觀的止，所以「三止」沒有離開「三觀」。「體真止」沒有離開「空觀」，「方便隨緣止」沒有離開「假觀」，「息二邊分別止」沒有離開「中觀」；天台宗裡面有「次第三觀」、有「圓融三觀」的差別；「別教」的三觀，是先作空觀，後作假觀，以後再作中觀，這個叫「次第三觀」，是有次第的；「圓教」的三觀不這樣，是一體三觀，就在空觀裡面同時沒有離開假觀與中觀；假觀裡面沒有離開空觀與中觀；中觀裡面也不離開假觀與空觀；當下一心就圓具空假中三觀，天台宗這種觀法，叫做「即空、即假、即中」，這是「圓融三觀」。就在一個「即」字，就是我們《心經》所講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這個境界，所以《心經》這個境界，就等於天台宗三止三觀裡面最高的圓融三觀——即空、即假、即中。

了解這個以後，我們再來看，「觀照般若」，天台宗是根據《大般若經》演譯出來的。如果根據「法界圓覺學」來看，好比《楞嚴經》、《華嚴經》、《法華經》等這方面思想本身，因為《法華經》思想在這個地方稍有偏重的不僅是理；因為「般若」講的是理，緣生性空指的就是理，它有個偏差在哪裡呢？就是一直強調「畢竟空」的結果，可能把主觀的般若心性忽略了；也就是說，可能什麼東西都沒有了，造作什麼善（惡）業都無所謂了！比方這樣來講，我們只要證到空就好了，證到假就好了，證到中就好了；空是「體真止」，那麼，請問：是誰去證到空呢？是誰獲得解脫呢？假是「方便隨緣止」，是誰在方便隨緣止呢？中是「息二邊分別止」，是誰在息二邊分別止呢？還是我們的心性啊！雖然不是凡夫的虛妄心，但總是智慧心！一說到智慧心的話，佛陀在《華嚴經》

裡面說「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宇宙萬有、萬法，還是不離我們的心性；雖然我們凡夫第六意識心是無常的、靠不住的，但是這個心性能夠讓我們下地獄，也能夠讓我們上天堂，在六道裡面輪迴；能夠讓我們覺悟的，也是這個心性；能夠讓我們解脫的，還是這個心性。

我們不能夠說證真理、獲解脫的是第六意識，但它還是不離這個心性；只要把第六意識的許多帶有自我染污的分別洗乾淨，即可證真理、獲解脫。因此要講這個心性的話，這裡就有得說了。請問：緣生性空這是理，而性空又能夠緣生。以緣生是空性來說，比較容易體會，但空性它自己能夠緣生嗎？更深一點問：這不是現代研究《阿含經》的「阿含學」學者們可以了解得到的！緣生包括性空，性空如何包括緣生呢？這當然是從我們般若的智慧來觀察，觀察到性空沒有離開緣生，這是一種；如果這樣的話，性空不離緣生，緣生不離性空，它本身就含有這個道理，誰去知道這個道理？還是般若的智慧。般

若的智慧心是不生不滅的，它與真理同在一起。請問：般若的智慧心本身是不是也緣生性空呢？是！它也是緣生性空，緣生性空的結果是如何呢？智慧心性本身的空性是不空；智慧一旦發生出來的時候是不空，它不會因為我們是凡夫，就被妄想執著覆蓋而沒有了。它不是智慧沒有了，只是智慧心被煩惱垢塵蒙蔽了；但它永遠都是存在的。般若智慧一旦發出來的時候，智慧就能夠證到一切萬法的空性本體，所以空性不離緣生，緣生不離空性。這般若智慧本體的光明是亙古而不變的，一旦發出來的時候，就能照了一切萬法的空性本體，但是我們不能夠執著它。為什麼不能執著它？因為小乘「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它的目的就是要破除外道「常、樂、我、淨」的思想。外道認為大梵天本體遍一切處，他沒有壽命的問題，他是常的；大梵天是徹底的快樂，也像我們佛教所講涅槃樂一樣，是最快樂的；他有個廣大的我，天地間都沒有離開他的我，最大的我

在受用他的快樂；他也是最清淨的。所以佛法說「四念處」的目的，是破除外道常、樂、我、淨的四種執著。現在一講到這裡，不是在建立我們的常、樂、我、淨嗎？《涅槃經》也說般若智慧證到萬法本體的時候，也是常、也是樂、也是我、也是淨；這樣講，《涅槃經》不是也走上外道的路線去嗎？不是！這是尊重每一個人都有跟如來一樣的智慧德相。外道的主張跟我們佛教不一樣，外道所說的常、樂、我、淨，只有大梵天才有，我們凡夫是沒有的。《涅槃經》尊重每個眾生的智慧德相和佛的智慧德相一樣，平等平等。既然我們和佛的智慧德相一樣平等；那麼，這智慧從本以來就是平等的，只是被無明煩惱覆蓋住而已，一旦它（始覺智）發出來的時候，是「有始無終」的。就其「有始無終」上，方便說叫作「常」；這並不是跟外道所謂的「常」是一樣的，兩者還是有差別的！「樂」，是指由般若智慧所得到解脫的快樂，由智慧證到緣生性空真理的快樂，這個「樂」也不是外道所謂的「樂」；

從解脫「我」來講，解脫也是我啊！雖然那是「無我」之我，無我之我是解脫我，並不是外道執著我的那個我，所以是非我（無我）之「我」，這跟外道執著的我不一樣！因為解脫是一種破除無明染法的結果，是破除我執的染、破除法執的染，所以他是清「淨」的。所以，大乘佛法所謂的「常、樂、我、淨」這涅槃四德，很明顯和外道的常、樂、我、淨所執著的不同，外道所執著的仍然是有染的、有分別的。在名詞上面雖然相同，但是在涵義、內容上卻完全不同；因為教理的基礎不一樣，這點我們要講清楚。

講到這裡，我們知道《華嚴經》所講的四種法界中的第一個「理法界」，是平等無差別的；既然「理法界」是講一切法的平等空性，心性「理法界」也是平等的，那還包括什麼平等呢？眾生的覺性跟佛的覺性平等。佛是這個覺性，眾生也是這個覺性；但佛是先知先覺，我們凡夫可能是後知後覺，甚至不知不覺。這個理是從般若智慧透視到諸法緣生性空、性空緣生

的這個理體，達成一片的總說法。很明顯的，以主觀來說，是從客觀的境界轉到主觀的智慧體；四種法界中的第二個，就是「事法界」，這也是觀，是以「觀照般若」觀照事事物物。事事物物是指什麼？一切事、一切物都是眾因多緣而有，這是「事法界」，事事物物都是眾因多緣和合而有，也就是不抹殺一切事事物物存在的事實，作這種觀就是「事法界」觀；四種法界中的第三個「理事無礙法界」觀，就不同了。「理」包括智慧之理，包括緣生性空之理，智慧之理、緣生性空之理沒有離開眾生，沒有離開一切事相。我們乾脆地講，「一實相法印」在這個地方就有一點變質了，它變得稍偏向心性方面，心性也就是空性，心性的空性也是在一切有上面表現出來的，所以理離不開事，事離不開理；如果在第一個層次來說，一切事相的緣生沒有離開性空，一切性空也沒有離開緣生的事相，這個叫「理事無礙法界」。

在這個地方來說，不僅還進一步說我們心性所證的空性之理沒有離開一切事相，一

切事相都沒有離開我們心性所證空性之理；以心性所證空性之理來說，它「理不離事，事不離理」，這樣叫「理事無礙法界」，愈來愈擴大，愈來愈擴大，……。這樣子來說，菩薩能夠具有這種觀智的話，可以說已經證到第八地菩薩；但是要知道「心不離物、物不離心」，這是四種法界中的第四個「事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是根據客觀的事實來說，所有的物，也都沒有離開其他物，所有眾因多緣的條件，一一條件也沒有離開其他條件，一一其他條件沒有離開所有條件。所以，這樣子看，我們不要覺得馬路邊做清潔服務的人很渺小，或是感覺做總統很偉大；因為若沒有在馬路上服務的人們、沒有各行各業的人，……就沒有總統！因為「事事無礙法界」，彼此互相之間都有關係。好比沒有阿兵哥，就沒有班長；沒有阿兵哥也沒有排長，也沒有連長，乃至沒有總司令。如果沒有陸海空軍總司令，哪裡來的總統呢？所以，一個小小阿兵哥和一個總統，同等偉大！互相的關係是非常密切

的；有沒有看過一個阿兵哥都沒有的總統呢？沒有！有沒有看過一個阿兵哥都沒有的陸海空軍總司令呢？沒有！所以，陸海空軍總司令和阿兵哥是同等偉大！在理上不能說哪一個比較偉大，哪一個比較渺小。每一個法都和一切法互相離不開關係，這樣才叫「事事無礙法界」。

如果說在戰爭時間，總司令不懂得這個道理，覺得「我是總司令，你是阿兵哥」而高高在上，或是用那種很嚴厲的軍法來對付阿兵哥的話，這場戰爭必敗無疑！因為他不懂得「事事無礙法界」的道理。在「事事無礙法界」中，我（總司令）不能離開你們（阿兵哥），你們也不能離開我，我也照顧你們。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就是必須用愛來統率軍隊，愛就是表示關係，要表現出「事事無礙法界」的關係。所以，在戰爭前線的時候，總司令一定要思慮周全、好好愛護阿兵哥，知道阿兵哥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阿兵哥們的生命，彼此互相不脫離。這些阿兵哥們為我打戰，他們會認為：「他是總司令，如果

我們死了，總司令就死了，所以，我們不能死，要勇敢向前衝！」那麼，具備這種智慧的總司令，出去打仗的話，一定能夠成功；因為他懂得「事事無礙法界」的道理；事事彼此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能夠做到這樣整個一體觀的話，就是「事事無礙法界」。表面上，雖然有上與下的地位，但是在事實上，地位是平等的；平等的地位就從什麼地方表現呢？以現代人的話來講，從「愛」裡面來表現；在佛教來講，則是從「慈悲」裡面來表現。因為「事事無礙法界」範圍太廣大了，第八地以上的菩薩才可以達到「事事無礙法界」，所以菩薩才能夠到地獄裡面度眾生。為什麼菩薩到地獄裡面度眾生？這個道理就和我剛剛所講的總司令和阿兵哥們之間沒有相互離開一樣。所以，菩薩要想成佛，也不能離開一切眾生；菩薩如果離開一切眾生，就成不了佛！菩薩必須發廣大誓願，度盡一切眾生，才能夠成就佛果。所以，菩薩要修「事事無礙法界」觀，才能夠把最後一分金剛

無明打破！「事事無礙法界」觀，當然是更高深的般若觀，所以「華嚴境界」很高！

我們再講一點關於唯識方面的說

法，在「法相唯識學」的般若慧觀，是要我們觀察「三性」、「三無性」（註③）。唯識的真理是告訴我們①「遍計所執性」，是第六意識所執著的一切名言、名字，是空無自性的。②「依他起性」，是觀察一切法都是眾因多緣和合而有的，一一條件也是幻有的，所以也是空無自性的。③「圓成實性」，是說從「依他起性」緣起的諸法，無不具足無自性的空性——圓成實性。（圓，是圓滿；成，是成就；實，是真實。是依二空所顯、圓滿成就的諸法實性）。唯識所講的道理，也是以「一實相法印」為主；但是因為它指出了日常生活時時刻刻所碰上「遍計執」方面的問題，所以從觀念論上衍生出來的修觀，就是「四種如實觀」（註④），還有「五重唯識觀」；而「五重唯識觀」的基礎，就是建立在「四種如實觀」上面。

「四種如實觀」是觀察什麼？我要用

簡單一點的話來說：

①觀察世間上，我們以《大般若經》來說，一個是緣生，一個是性空，緣生裡面的萬事萬物都有他名字，而且是我們一給它加上（安立）的名字，我們觀察看看：「名字」是實在的嗎？名字不是實在的！名字只是我們的意識把它加上去的。好比爸爸、媽媽叫我作「阿狗」，我就會變成狗嗎？我不會變成狗；但可能我怕我養不大，才幫我取小名「阿狗」。以前臺灣類似的案例很多，還有人叫「豬屎」，就是怕孩子養不大，所以取小名「豬屎」，就會養大了。所以世間上面萬事萬物的名字是假安立的，不合乎事實的很多；即使稍合乎事實的名字也不見得就真合乎事實！好比我常舉例：我嘴巴說「火」、「火」，這火合乎事實嗎？不合乎事實，如果合乎事實的話，我說「火」時，我的嘴巴就被真正的火燒傷了，可見「名字」不符合「事實」！「名字」只是觀念上的一種代表名詞而已，和事實差一大段，這是「法相唯識學」告訴我們的智慧。

可是我們人類時時都生活在「遍計執性」裡面，都在「名字相」裡面過生活。好比，我們在路上遇到好朋友，在一起談話的時候談些什麼啊？談些最近發生什麼得意的事，談他的近況如何？談某某好朋友怎麼樣？……這些都是在大量的「名字相」裡面交換而已；我們生活在社會上，就是「名字相」的交流而已。我們還沒有進一步生活在「依他起性」的觀照裡面，所以先說「名字相」，也就是「遍計所執性」，它是空無自性的。這個「遍計所執」空性，還不是「依他起性」的那個空性；但是，我們應先斷去第六意識分別執著的「遍計執」空性，這個可以說是「生空」之性。

②第二個研究義，「四如實觀」有意義上的如實觀；好比桌子在思想觀念上有桌子的意義，能安置東西的就是桌子。椅子有椅子的意義，椅子能夠讓我們坐、讓我們休息，這就是它的意義。我們再來看這「意義」本身又如何呢？「名字」離不開「意義」，「意義」離不開「事實」，意義也是假安立的。為什麼說意義也是假的

呢？好比這些椅子就是椅子，可是我今天累死了，把六張椅子合併擺起來，就可以當床鋪啦！可見，「意義」也沒有真實的意義，世間哪裡有什麼真實？平時椅子只能當椅子來用，可是現在我沒有床鋪睡覺，把六張椅子合併擺起來，也可以當作床鋪來睡覺；可見，「意義」也不是有一成不變的意義，也是可以改變，也是靠不住的。這些觀察都是根據「遍計所執性」方面來說的，只要事實改變了，意義也跟著就改變了，好比這張暫時組合的床鋪，就變成椅子的床鋪了。

③第三個如實觀是如何？不管一切「名字」和一切「意義」的存在，都靠事實的存在，如果沒有事實都不能存在，但是事實都有它的自性，也就是自己的體性。自性有兩種說法：①桌子的自性，是能安置東西；椅子的自性，是能讓人坐、讓人家休息；床鋪的自性，是能讓人家舒服地躺下來休息或睡覺。②另外一個自性是在理上的自性，不是在事相上的自性。好比椅子也是由許多木頭做起來的，

所以可以說根本沒有椅子的存在，當下就是「依他起」而有，是依其他條件而生起的，當下就是空性，這個也是自性。同理，床鋪是由眾緣所生的，由依他起性而有的床鋪，它的自性也是空性；又桌子是由依他起性而有的，它的自性也是空性。一個是「事」的自性，一個是「理」的自性。

④差別觀，這個是從諸法的自體裡面作種類的差別觀，有「事差別」，也有「理差別」。好比所有的人都叫做人，但是我們觀察起來就有種種差別了。好比這裡有男人、有女人，有小孩子、也有大人，有漂亮的人、也有不漂亮的人，有聰明的人、也有愚笨的人，……。啊！光是「人」一個法，差別起來就有很多很多，千差萬別，這是事相上的差別。又好比，有一對父母生了兩個聰明的兒子，而且成績優秀都是第一名，母親對他們應該都是一樣疼愛才對啊！但是不見得！一個是偏向於音樂第一名，一個是偏向於藝術第一名，那這個就不同了。爸爸喜歡音樂，認為音樂第一名的最可愛；媽媽喜歡藝術，認為

藝術第一名的最可愛。在這個地方來說，差別裡面也還有更微細的差別，即使「同等」裡面也還有差別，也就是說差別相有很多很多！這是我們以差別來看待事

相。那真理怎麼看呢？桌子不是椅子，椅子不是桌子，壞人不是好人，好人不是壞人，……，這些雖然都差別清楚了。但是壞人裡面的壞人，不見得他就是全壞；好人裡面的好人，也不見得他就是全好，……。好人裡面的好人一定是很好的，但是為什麼不見得就是全好？當然這裡面有很多道理都有待我們去作差別觀察。

「四如實觀」裡面，如果根據「法相唯識學」的綱要是：「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所謂「五法」是：「名」、「相」、「差別」、「正智」、「如如」。「正智」，就是能夠體會他起諸法「名」、「相」的當體是空的，是沒有實在性的。又依他起諸法，它意義上的「差別」，是第六意識遍計所執的，是沒有實在性的。具有這個觀察「五法」、「三自性」的「正智」，就是我們這裡所講的「般若」。

有了這個般若智慧，才能夠生起「四尋思如實觀」，也才可以從「法相唯識學」裡面得到解脫。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為止，下一次我們將從密宗裡面來講「觀照般若」。我們今天全都在講「觀照般若」喔！講了半天，講得很詳細，如果有人發心把這一本《心經》的註解寫出來，那功德可真是不得了！這一本《心經》的註解內容豐富無比，將變得好厚好厚，可以出刊成好幾本書，讓大家看了這本《心經》的註解，一定能夠懂得佛教的用法門，懂得依「觀照般若」來用功了！

有人問師父：您剛剛講《華嚴經》裡面，講「理法界」有兩種，一個是智慧之理性，也就是我們的心性；一個是「事法界」，諸法眾緣性空的理性，請問：「理法界」有分主觀、客觀嗎？

師父答說：最後，華嚴宗把它合起來叫作「一真法界」，它還是以心性的空性來統一切物性的空性，因為一切萬法的自性也是空性啊！心性的空性也是空性啊！智慧的空性也是空性啊！所以，我們

以般若智慧的空性為主，所以在「華嚴境界」裡面，有另外一個名字叫作「一真法界」！當然是以主觀的心性為主，但是般若智慧已經把心、境二者的空性道理統一起來了！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我們下來靜坐。

### 【註釋】

註①五門禪：

①小乘七方便中所說之五停心觀。指不淨觀、慈悲觀、因緣觀、界分別觀、數息觀。《五門禪經要用法》中以念佛觀取代界分別觀，稱為五門禪。念佛觀即全心全意觀想佛陀如來，對治昏沈暗塞、惡念思惟、境界逼迫等三障。②即《維摩經》〈弟子品〉中「迦旃延章」所說之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五義。維摩以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一一雙非。取其雙比之義，而為圓教之五門禪。

註③六妙門：隋代天台智者大師所倡的止觀修行法。所謂六妙門即是「數、隨、止、觀、還、淨」。「妙」字是指涅槃。

因為修此法門，能趣證涅槃，獲得解脫，所以稱為「妙門」。(六妙門)中的「數、隨、止」，一般歸類為「禪定門」，而「觀、還、淨」則歸類為「智慧門」。

一、數：是修行數息法。修行者應調和氣息，使氣息達到不澀不滑，心中安詳的狀態，並將心念繫在數息上，如果數呼氣就不數吸氣。例如，第一次吸氣時數一，呼氣時就不數。第二次吸氣時數二，呼氣時不數。以此類推，……。這樣從一數到十，很耐煩的數，可以幫助我們調和氣息，專注身心。如果中間打妄想了，就要重頭數起。如此專心用意念數息，要數到很自然地在心中用功，而不會被妄想打斷。

二、隨：是指修行隨息法，要捨去前面的數息法，一心依隨著氣息的出入，心住於氣息所緣上，使心念沒有分散，讓呼吸自然的出入。

三、止：是指修行止息法，不要在意呼吸的出入，將已經調好的隨息放捨，因為息已經調得很均勻了，意念自然不動，

把心安住在寂靜相。如果還有感覺到那麼一點意念，就把意念安住在某一個點。《摩訶止觀》說在肚臍下方兩寸半的「丹田」，一般說是氣海。上師強調要將意念安住在腳底。

四、觀：是指修觀照法；觀能呼吸的五蘊身、所觀的息相，以及宇宙萬法的來去相、生滅相，都是無自性的，都是因緣和合的。因為之前的「數、隨、止」三者，只是讓散亂的心止息下來，當我們的心能夠安定專注的時候，就可利用這個專注的心來斷煩惱，發起慧觀的作

用。

五、還：是指修還源法，既然知道觀是從心所起，這時，應該返觀這能觀的心從何而生？如禪宗的反聞聞自性，才能通達心性本源。我們能觀的心本來不生，所觀之境也本來不生，如能境、智雙亡，就是還心性源的要義。

六、淨：是指修習清淨法。我們要息滅妄想的垢染，息滅有所執取的一切有漏染法，離開一切虛妄分別，讓內心的如

如智能夠契合如如理，就名為清淨。

三世諸佛也都是以六妙門作為入道根本。所以菩薩善修六妙門必能成就一切佛法，因此六妙門就是菩薩應修的大乘法，是菩薩學處。

註③三無性：是針對遍計所執等三性的有法，而說三種無性之空義。即：

①相無性，乃針對遍計所執性而立。因遍計所執性謂「情有理無」，在迷情之上雖有，唯不過是當情所現之假相，譬如空華，於理而言，體、相俱無，故稱相無性。

②生無性，乃針對依他起性而立。因依他起諸法乃託眾緣而生，無定實之性，譬如幻事，故稱生無性。

③勝義無性，乃針對圓成實性而立。真如為殊勝之真理，亦為根本無分別智所證之境，故稱勝義。由遠離遍計所執的「我、法」性故，假說無性，但非性全無。此即真如，亦即唯識實性。然此三無性被視為「密意說」，而非「了義」，因「三自性」中之「依他起性」、「圓成

實性」，其性非無。今假說其無性者，是為否定世俗所執持之「實性」。

註④四如實智：為「四尋思觀」之對稱。

是唯識宗於其加行位中，由名、事、自性、差別等「四尋思觀」所引發的四種正智。即：

①名尋思所引如實智，是菩薩如實了知諸法之名言，乃隨世間施設，此係為令世間起想、起見、起言說之故；若不安立此假名，則無有想，亦無有能起之執，若無有執，則無言說。能如是如實了知之智，稱為名尋思所引如實智。

②事尋思所引如實智，是謂諸菩薩觀見一切色等想事，名與事不相符合，推想它的理性，是離言的、寂滅不可得的。能如是了知之智，稱為事尋思所引如實智。

③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是諸菩薩如實通達諸法之自性是無實自性的，其性不可得，如影像水月，乃相似顯現而非彼體。能如實了知最甚深義所行境界之智，稱為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④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是菩薩能引發差別假立尋思作用之如實智，即如實了知諸法差別之可言說性、離言說性。由勝義諦而言，無色等之諸法差別；由世俗諦而言，則有色等之諸法差別。故知真諦、俗諦二者相依而不一。能如是如實了知此真俗相依不二之義，稱為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此四如實智，是菩薩由「四尋思觀」所推求而生印可決定之智，故攝有漏智，悟入依他起性。相當於四善根位中之「忍」、「世第一法」兩位，乃由「印順定」、「無間定」所發之禪定而來。依《成唯識論》卷九載，於「忍」位，依「印順定」，發下如實智；於無所取決定印持，無能取中亦順樂忍。次於「世第一法」位，依「無間定」，發上如實智，印持能所二取空。因尚帶有能所本待相，現前安立少物，以觀心有所得，非實安住真唯識理。



## 生活禪小品

### 一牛三還

明朝萬曆年間，在山西太原有一個船戶，叫王彥須，他向一個富翁借了一兩八錢，結果還沒還，人就死了。

有一天，這個富翁看見王彥須腰繫著白帶，走進了他家的牛欄裡面，不一會兒，就有人來報告說有隻小牛犢出生了；這個富翁便去牛欄看個究竟。只見這隻小牛犢腰上面有一條白紋，富翁明白了，心想：

「這一定是王彥須來投胎做牛！」

這頭牛長大以後，富翁就把牠賣給一個屠夫，結果只賣一兩八錢，就是王彥須當年欠他的錢，不多也不少。後來這個屠夫又遇到一個農民，這個農民看到這頭牛很健壯，就說：

「你不要宰殺牠，我給你出價二兩六錢，你賣給我好嗎？」

農民就把這頭牛買下來，用來耕田。這頭牛很善於耕田，而且還不需要人去看

管，非常聰明伶俐；結果有一天無緣無故地死在山崖下面。這個農夫覺得非常遺憾，剛買的牛，沒多久就死掉了，這錢也白花了。

後來，農夫才知道原來這頭牛是從那個富翁家裡賣出來的，於是他就去問這個富翁：「你當時賣這頭牛多少錢？」

富翁說：「我賣了一兩八錢。」這個農夫覺得很奇怪，便再問：「為什麼這麼好的牛，你才賣一兩八錢？」

富翁就說道：「因為這頭牛是前生欠了我一兩八錢的人來投胎轉世的，這個人就叫『王彥須』。」

後來，這些話輾轉被那第一個買牛的屠夫聽到了，當他聽到「王彥須」的名字之後，說道：「我記得了，王彥須他好像欠了我八錢的肉錢還沒還，怪不得我把這頭牛賣了二兩六錢，多賣了八錢，原來是他欠我的，這下子就還清了！」

第二個買牛的農夫聽了以後，他也恍然大悟，說道：「我曾經欠過這個『王彥須』一些銀錢沒還，怪不得我花了二兩六錢買了這頭牛，沒耕作幾天，牠就死了，等於是我不償還給他了！」

#### 【附註】

這件事情讓大家都很感歎：「因果報應真的是很奇妙！」我們看到這一頭牛，就在富翁、屠夫、農夫這三個人當中，買來賣去，都是在酬償因果。所以我們明白因果的道理之後，自己絕對不要欠人的債，也絕對不要傷害眾生的命；不但不造作惡因，即使別人欠我們的，我們也不要人家還，統統將之布施掉，這就好了！俗話說：「食人半斤，還人八兩。」半斤剛好是八兩，意思是說「接受人家多少好處，也得回報人家相同的好處。」另外這句話還含有「不欠人家人情」的意思。也有人說：「食人一口，還人一斗。」意即是「即使只接受人家一點點的好處，哪怕只是吃人家一口飯，也要感念在心，等有機會、有能力的時候，要以加倍的謝禮來回報對方。」正如古人所說的「滴水之恩，湧泉以報」。

### 人生鹹淡兩由之



民國十四年初秋，弘一法師因戰事而滯留寧波七塔寺。

一天，他的老友夏丏尊來拜訪。他看到弘一法師吃飯時，只有一道鹹菜，夏丏尊不忍地問：

「難道這鹹菜不會太鹹嗎？」

「鹹有鹹的味道。」弘一大師回答道。

吃完飯後，弘一大師倒了一杯白開水喝。夏丏尊又問：「沒有茶葉嗎？怎麼喝這平淡的開水？」

弘一大師笑著說：

「開水雖淡，淡也有淡的味道。」

#### 【附註】

夏丏尊先生這樣問，那是因為作為故交，他非常了解：昔日的李叔同（弘一法師）是一個風流倜儻的才子，也曾過著安逸華貴、錦衣玉食的日子。後來，夏先生在《生活的藝術》一文中寫道：在弘一法師的世界裡，一切都好。百衲衣、破捲席和舊毛巾一樣好，青菜、蘿蔔和白開水同樣好。鹹也好，淡也好，樣樣都好。

能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咀嚼出它的全部滋味；能以歡愉的心，觀照出人生的本來面目，這種自在的心性，宛如一輪皓月，是何等空靈的境界！

常言道：「景由心生，境由心造。」如此，面對並不完美的人生，少一分掛礙，便多一分自在；少一分苛求，便多一分安詳；而多一分寬容，自己便也多了一分轉圜的餘地。

豐子愷先生曾評價弘一法師：「當教員，是個好老師；做名士，是個真名士……做一樣，像一樣；就因為他做一切事，都心無旁騖、認真投入的緣故。」人生本如此，鹹淡兩由之，這其實也是一種生活的藝術。

## 守住心戒



印度波斯匿王的王后茉莉夫人，平時穿著極為樸素，從來不裝扮自己，而且多年以來她恪守戒律，不食葷腥也不沾酒水。有一天，她卻穿著華美的服飾來到國王面前，懇請國王準備一桌酒席以享歡樂。波斯匿王雖然心中歡喜卻也困惑，不知道王后為何如此反常，於是忍不住問王后今日為何想要飲酒。王后回答說：

「最後一頓如此豐盛的美味，當然要

和國王同享了。」

「為什麼是最後一頓？」

「聽說這位很會做菜的廚師，明天就要被砍頭了。不過既然他觸犯了您，也是死有餘辜。」

王后故作漫不經心地回答，國王才想起昨天打獵歸來後，因為這位御廚怠慢了自己，便下令要殺他。經王后這一提醒，國王便趕緊下令饒恕了他，同時國王也明白了王后的一番良苦用心。

### 【附註】

慈悲的方式多種多樣，只要出於慈悲、守住心戒，即使違背了修行中某些形式上的戒律，卻依然能修成正果。茉莉夫人以她的慈悲心，挽救了御廚的生命，雖然看起來飲酒已經破戒，但是這種不顧個人，只為他人著想的胸懷，不正是慈悲的菩薩的行為嗎？

慈悲心，就像是苦海的舟船、黑夜的明燈，更是救世的良方。慈悲布施並不一定非要遵循某種固定的形式，只要守住心戒，不必拘泥於形式。

## 去梯之言

東漢末年，據守荊州的劉表有兩個兒子，長子劉琦，次子劉琮。劉表晚年昏庸，聽信了後妻的話，不喜歡長子劉琦，想要廢長立幼。劉琦非常擔心後母和弟弟聯合起來殺自己，因此，就向當時駐紮在荊州附近的諸葛亮，請教保全自己性命的方法。

諸葛亮為人謹慎，不想參與劉表的家事，所以每當劉琦向他問計時，他就敷衍過去，從不給劉琦謀劃。一天，劉琦邀請諸葛亮遊覽他家的後花園，引領著諸葛亮登上了高樓，並命人搬走了梯子，對諸葛亮說：「以往我向先生問計，先生總是轉移話題，如今這個地方上不接天，下不著地，你說出的話，只有我聽見，可以說了嗎？」

諸葛亮見梯子已去，沒有劉琦的命令就無法下樓，只好隱晦地回答道：

「你沒看見申生在國內就危險，重耳在外面就安全嗎？」

劉琦聽後，豁然醒悟，明白這是諸葛亮借申生、重耳之事指點自己，於是暗中

謀劃出荊州之計。

【附註】

人的臉孔上，有兩個眼睛，兩個耳朵，兩個鼻孔，卻只有一張嘴巴，這奇妙的組合，蘊涵著很深的意義，就是告誡人們要多聽，多看，少說。

昔日范雎在秦國見到秦王，儘管秦王再三向他求教，他都沉默不語；東晉時代的王獻之，一日同兩個哥哥王徽之、王操之去拜訪名相謝安。徽之、操之二人放言高論，目空四海，只有獻之三言兩語，不肯多說。三人告辭以後，有人問謝安，王家三兄弟孰優孰劣？謝安淡淡說道：「慎言最好！」

很多人喜歡信口雌黃，好談論是非，說三道四，大放厥詞。有時候危言聳聽、標新立異、故弄玄虛、輕口薄言；有時候說話如劍，到處亂說話，所以讓人感到世間上，只有啞巴才是最慎言的人。

嘴巴，可以像有劇毒的蠍子，令人生畏遠避；也可以像散發清香的花朵，邀來翩翩的彩蝶。《吉祥經》就說：「言談悅人心，是為最吉祥。」為我們的嘴巴滴幾滴馨香的甘露，讓我們的言行種幾棵芬芳的

樹吧！讓它行列井然，終日詠頌快樂，生活在美妙的歡樂園中。

## 花要半開，人要半醉



春秋時期，鄭莊公準備討伐許國。戰前，他在國都組織比賽，準備挑選先行官。眾將一聽，露臉立功的機會來了，都躍躍欲試，準備一顯身手。

第一個項目是擊劍格鬥：眾將都使出渾身解數，只見短劍飛舞，盾牌晃動，鬥來衝去，好不熱鬧。經過輪番比試，最終選出六個人參加下一輪比賽。

第二個項目是射箭：取勝的六名將領各射三箭，以射中央靶心多者為勝。前四位有的射中靶邊，有的射中靶心。第五位上來射箭的是公孫子都。他武藝高強，年輕氣盛，向來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只見他搭弓上箭，三箭連中靶心。然後他昂著頭，瞟了最後那位射手一眼，退了下去。最後那位射手是個老人，鬍子有點花白，他叫穎考叔，曾勸莊公與母親和解，莊公十分看重他。穎考叔上前，不慌不

忙，三箭射擊，也連中靶心，與公孫子都射了個平手。

比賽只剩下這兩個人了，莊公派人拉出一輛戰車來，說：「你們二人站在百步開外，同時來搶這部戰車。誰搶到手，誰就是先行官。」

哪知跑了一半時，公孫子都腳下一滑，跌了個跟斗。等爬起來時，穎考叔已搶車在手。公孫子都哪裡服氣，提了長戟就來奪車。穎考叔一看，拉起車來飛步跑開，莊公忙派人阻止，宣佈穎考叔為先行官。

公孫子都對此事懷恨在心，穎考叔果然不負莊公之望，在進攻許國都城時，手舉大旗率先從雲梯上爬上許都城頭。眼見穎考叔即將大功告成，公孫子都嫉妒心裡發疼，竟抽出箭來，搭弓瞄準城頭上的穎考叔射去，一下子就把穎考叔射了個「透心涼」，從城頭上栽了下去。

【附註】

大自然的規律是物極必反，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也就是說，太陽過了正午，就會偏斜；月亮過了十五、六，就開始缺損。凡事懂得適可而止，則可以避免遭受

兇險，如此才可以長久。大千世界的自然規律也是物極必反，富貴到了頂峰，接著就是走下坡路了，甚至是傾覆了；況且更有許多人嚐過「樂極生悲」的滋味。所以，古德常勸誡世人：「花要半開，人要半醉。」凡是鮮花盛開嬌艷的時候，不是立即被人採摘而去，就是衰敗的開始；況且，花全開了，把自己暴露在外，就容易受到損傷，別人也失去了興趣；人若全醉了，就不是自己了，腿腳和大腦就不聽使喚了，喝酒誤事的教訓實在是不勝枚舉。

穎考叔的死，是因為他鋒芒太露的緣故；鋒芒太露的人，雖容易取得暫時的成功，卻往往也為自己掘好了墳墓。當我們施展才華時，也就埋下了危機的種子；所以，做人切忌恃才傲物，不知收斂！



## 指鬘

佛經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鶯掘摩羅，最初住於室羅伐悉底城，曾拜事邪師摩尼跋陀羅，非常恭敬謙順。後來，因師母誣告他凌辱，其師遂命其出

遊修行，囑咐他必需殺害一千個人，並取其大姆指作成花鬘狀，才會傳授他證得涅槃之法。鶯掘摩羅於是出城殺人，每殺一人則取一指為花鬘，故有「指鬘」之稱。直至已殺了九百九十九人時，心想：

「只要能得到最後一個大姆指，我就可以得法。」

可是，這最後的一個大姆指，要怎麼得呢？他左想右想就是想不出一個辦法。在他強烈的欲望驅使下，他幾乎失去了理智，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最後，他想到自己的母親，以成一千之數。佛陀遙知而心存憐愍，遂前往化度之。鶯掘摩羅見佛陀前來，執劍趨前，意欲害之，後經佛陀為說正法，乃改過懺悔而入佛門。

作惡多端且殺生無數的鶯掘摩羅在皈依佛門，加入比丘群後，知道過去所做的惡業，必定要接受上天的磨難，於是請求佛陀給他一段時間，接受身心的考驗。

他獨自前往荒郊野外，無畏於日曬、雨淋、風吹，在樹下靜坐，累了就到洞裡休息。吃的是樹根、野草，穿的是破布縫補成的衣服，甚至破爛到全身裸體。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寒，都不能動搖他修行的決

心，他可以說是苦人所不能苦，修人所不能修。

過了很長時間，有一天，佛陀告訴鶯掘摩羅：「你身為比丘，應該要走入社會人群。」

鶯掘摩羅聽從佛陀的話，跟其他比丘一樣到城裡托鉢。然而，人們看到他就很厭惡，不但大人辱罵他，連小孩看了他也紛紛躲避。鶯掘摩羅向一位懷孕的婦人托鉢，那婦人突然肚子痛得哀天叫地。

鶯掘摩羅回到精舍，將經過告訴了佛陀：「受人厭棄、咒罵，這些我都不在意，因為我以前做過太多壞事，這是我罪有應得。但是，那位懷孕的婦人一看到我，連胎兒也不得安住，我該怎麼做才能解除她的痛苦呢？」

佛陀要鶯掘摩羅再回去那戶人家，向婦人腹中的胎兒說：「過去的我已經死了，現在我重生在如來的家庭，已經守戒清淨，再也不會殺生了。」

果然，當鶯掘摩羅將此話對那位婦人反覆說了三次後，婦人腹中的胎兒就安定下來了。此後，鶯掘摩比丘走入人群托鉢，仍然有人用石頭和磚塊扔他，甚至拿

棍子打他，但鶯掘摩都沒有怨言，也不躲避。

有一天，佛陀看到鶯掘摩羅全身是血，而且都青腫了，心疼地對他說：

「你過去造的惡業確實很多，所以得長期接受磨煉。你要時時把心照顧好，耐心地接受這份果報。」

鶯掘摩羅比丘平靜地說：「我過去殺生太多、作惡多端，是罪有應得。只要我不迷失道心，即使生生世世要接受天下人的身心折磨，我也願意。」

佛陀聽了很安慰，讚歎並勉勵他自我覺悟，磨盡一切罪業，最終，鶯掘摩羅比丘修證成功了四果羅漢。

#### 【附註】

這個故事在大小乘經中，各說稍有差異。《雜阿含經》載有「鶯掘摩羅」，說他是賊，是在央瞿多羅國的陀婆闍梨迦林中。別譯《雜阿含經》也說「鶯掘摩羅」是林中的賊。《增一阿含經》則說：「國界有賊，名鶯掘摩羅，極為兇暴，殺害生類，不可稱計，無慈悲於一切眾生，國界人民無不厭患。砍取人指，以指為鬘，故名為指鬘。」總之，這是一

個兇暴的盜賊之流，後來受佛教化，改邪歸正，剃度出家，證得了聖果。這是「放下屠刀」之後，即能轉凡為聖的一個實例。在大乘經中說，這是大士菩薩為了度眾而作的化現，其實他沒有真的殺死當時的人。

紅塵俗人，只有承受住生活的磨煉，才能夠提升生命的品質。像上面故事中的鶯掘摩羅比丘，他修行的過程是痛苦且艱難的；一個人，想要成功地做成某事，必然會經歷各樣的波折，這是一個嚴酷的考驗過程。如果不能忍受其中的痛苦，則絕不會獲取成功。唯有能夠歷經考驗的人，才能走到成功的彼岸。

### 留一步，讓三分



一隻狼發現了一個山洞，這個山洞是動物們往樹林的唯一通道。這隻狼很高興，覺得只要守住這個洞，那自己就可以衣食無憂了。於是他便坐在山洞的另一頭，等著動物前來送死。

第一天，來了一隻羊，狼拼命地追了

過去，可是這隻羊發現了一個可以逃命的小洞，便從小洞中倉皇逃跑。狼氣急敗壞，於是堵上了這個小洞。

第二天，來了一隻兔子，狼照舊地追趕兔子。結果，兔子在危急時刻，發現了一個比前一天更小的洞，又從小洞中逃脫了。於是狼這次把類似的小洞又堵上了。

第三天，洞中出現了一隻松鼠。狼再次奮力追捕，但是松鼠卻還是找到了一個比較小的洞口鑽了出去。狼這次再也受不了了，瘋狂地封住所有的洞。並且在上面糊上一層厚厚的泥巴，連一隻小鳥都跑不了。狼心想：這回可算是「萬無一失」了吧！

第四天，一隻老虎從洞口竄了出來，狼嚇得拔腿就跑。可是所有的洞口都被自己封死了，狼在裡面找不到任何出路，最終被老虎吃掉了。

#### 【附註】

據說：韓國北部的柿農，在採收柿子的時候，經常會留下一些熟透的柿子給過冬的喜鵲，讓牠們在冬季不至於挨餓；而受益的喜鵲，因為「吃人家的嘴軟」，而整天忙著捕捉果樹上的蟲子，也保證來年

柿子的豐收。

古人有言：「人情反覆，世路崎嶇。

行不得處，需知『退一步』之法；行得處，務必『加讓三分』之功。」又說：「堵塞別人的道路，等於斷了自己的退路！」凡事留一步，這一步不光是留給別人的，有時候，也是留給自己的。這隻貪心的餓狼，由於沒有留下絲毫的餘地，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最終斷送了自己的性命。



## 慈悲可以更細緻

徐文華

參加菩提心會的大德們，一定個個心地慈悲，總想著要多幫助一些弱勢或需要幫助的人。在菩提心會工作三十二年中，一直督促自己反思慈悲可以更細緻嗎？如果只留在依對方需要金錢給予或物質協助就止住，那麼，我們的這一點慈悲心跟菩薩聞聲救苦、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行願就相差太遠了！

每一個案主從進來坐下，我透過觀察，仔細閱讀對方的心開始，我很快就感

受到他的臉龐的焦慮惶恐、無奈，內心的忿恨、傷心；等種種情緒，我快速地整理完。往往才說第一句話，對方便已淚流滿面。因為透過眼神的交流，他們也感受到我們的用心與愛。我慢慢地疏通，讓他們放下壓力，再與他們一同把面對生病、生命的戰鬥力找回來。金錢或物質的捐輸固然迫切而實際，但關懷與鼓舞可以使我們的慈悲更為周延與細緻。

如今大環境無比混亂，往往無常來得比明天更快。每一個人一生都由二條路交錯地地著：一條是業力隨著走的路，一條是福報隨著走的路。如果此生無緣，沒有助人的機緣，或什麼都不做，自然不能期許任何改變，該實現的一定實現、該發生的一定發生。如果此生有緣，藉著宗教修行或行善業，那就將會產生不同的果報。大家都有著好棒的菩提心，一起布施成就善業，功德無量！

當您在關愛眾生時，別忘了慈悲可以更細緻喔！

普力金剛上師的墨寶：

話到口邊留三分

言不可盡行而有節

《楞嚴經》這部經，實在是念實相佛最深刻的解釋。但也是持名念佛、決心求生極樂世界的、沒有比這更好的教導了。

